

# 彌賽亞



五位猶太人見證耶穌的動人故事

非賣品 · 自由奉獻

# 彌賽亞

譯者：聶錦勳博士  
編輯：以色列福音差會編輯組  
封面設計：沙毅德 (Adam Shah)  
出版：以色列福音差會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電話：+852 63909787  
電郵：info@cwichinese.org  
網址：www.cwichinese.org

製作 / 承印：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以色列福音差會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of  
**MESSIAH**

Copyright © 2010 by John Ritchie Ltd  
Permission was kindly granted by John Ritchie Ltd –  
www.ritchiechristianmedia.co.uk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CWI (HK) Ltd  
First Edition, November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17506-3-1**

# 目錄

簡介		1
第一章	<b>回歸喜樂</b>	2
	海倫·夏皮羅 (Helen Shapiro)	
第二章	<b>叛徒</b>	11
	斯坦·泰琛 (Stan Telchin)	
第三章	<b>猶太大屠殺</b>	22
	史坦拉比 (Rabbi Sam Stern)	
第四章	<b>猶太人的禁書</b>	30
	杜斯基拉比 (Rabbi Chil Slotowski)	
第五章	<b>我的尋索</b>	35
	林伯格醫生 (Robert B. Greenberg M.D.)	
第六章	<b>給讀者的話</b>	38
	以色列福音差會簡介	46

# 彌賽亞

今天，很多猶太人在追溯自己的猶太根源，期待那蒙應許的彌賽亞。

這本引人入勝的書收錄了五位猶太人的真實故事，講述他們如何發現耶穌就是他們的彌賽亞。

# 第一章

## 回歸喜樂

海倫·夏皮羅 (Helen Shapiro)  
英國倫敦

我成長於一個溫暖、傳統的猶太音樂世家。我們家住在倫敦東端哈克尼 (Hackney) 一個龐大的猶太社區內。我們家族雖不是正統派猶太教群體，但我們看自己為百分百的猶太人，更承接了傳統的猶太教教條和文化。

童年回憶中，包括每年美妙的節期，譬如逾越節和傳統的禮儀——在週五黃昏燃點蠟燭迎接安息日的來臨。我從小便相信神，對我來說，祂的存在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我就讀的公立小學也教授聖經，而我非常喜愛聖經故事。由於學校校長是猶太人，加上有一大羣猶太裔學生，我們這些猶太孩子能享有另設的宗教課堂和集會。如是者，我從未聽聞「新約聖經」或耶穌。六歲的那一年，有天，一個非猶太裔女孩在操場上帶著悲痛的面容到我面前來，唐突地說：「妳殺害了耶穌基督！」這指控使我困惑，茫然不知所措。我一生從無殺害任何人，這個奇怪的名字「耶穌基督」——他是誰呢？十四歲那年，我仍未中學畢業便已推出了第一張個人暢銷大碟。這領我進入娛樂事業，環遊世界，在很多知名的場地表演，演唱許多暢銷歌曲，包括《Walking Back to Happiness》（回歸喜樂）。盛名使我飄飄然，遇上名人、皇室貴胄；我不再關心屬靈的事。直到六十年代後期，那時期是嬉皮士年代，每個人都在尋索「生存意義」。

感恩的是我沒有沾染毒品或邪教崇拜，但是家中曾有人藉著靈媒，以為能夠跟已死的親人接觸。我常常好奇人死後的事情，他們通靈的行為使我著迷，於是我也開始嘗試造訪靈媒，閱讀有關靈界、佛教和所有涉及心靈的書刊。這些年間，我接受了一系列的信仰，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一大堆「教義」，就是現在稱為「新紀元」的東西。又以為自己並未沾染任何邪惡的事，我只是把一切所相信的都與神聯繫起來。

多年來，我從自己所發現的信念中得到安慰，這似乎填補了生命中的空洞。直到四十歲，有朝醒來，赫然發現自己不再相信這些「新紀元」概念。真是難以解釋，我對超自然的信念一夜間完全消失。我嘗試去相信，但發覺不能再相信自己那套「主義」。我進退維谷，因為已把自己的信念等同神。這意味神不存在嗎？我非常沮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相信。我的爵士流行樂事業進展得很順利，當時我和男朋友蜜運中。我很成功，但內裡卻是空虛的。回想起來，我看到那是神的手在我身上。當時我的音樂指導是鮑勃·克蘭罕（Bob Cranham）。鮑勃是基督徒，多次聽到他談及他的「主」在他身上的作為。那些都是奇妙的事，但認為這不能和我扯上關係，因我是猶太人，而這是他們的神祝福外邦人。在那段困擾的時間，有天我致電他家，要拿取一些樂譜。那時鮑勃和他妻子都不知道我內心的掙扎，沒有人知道。

就在那天，鮑勃像是給我投下一枚炸彈。他說：「我正在考慮放棄這音樂事業。」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相信神要我做個傳道人。」

「噢！」我心想：「他認為他聽到神的聲音。」他是專業人士，精神健全、明智的頂級音樂家、作曲家、歌曲創作人、出品人……他竟說要放棄這一切。無論我說什麼都不能動搖他。他看來是如此冷靜篤定，很願意走出這極端的一步，就如他所信的，神要他那樣做。我越來越被他對信仰的真誠打動，他可為「主」放下一切。我回家告訴男朋友約翰（John），我是多麼羨慕鮑勃。我有很多見解，而鮑勃卻有真實的信念。我渴望得到他所有的！我想自己是被「激動至羨慕」。

我開始經常想起這位耶穌，無法把祂從心中挪去。有晚躺在牀上想著，覺得沒什麼好損失的，便輕聲說：「耶穌……？」有點兒期待會受電擊，「耶穌，你確實存在嗎？你真的是那位彌賽亞嗎？我很想知道。請向我顯明。」（我須表明一下，由始至終我相信耶穌是位歷史人物，是猶太人，但從沒把猶太人耶穌等同那些完全不像猶太人的藝術繪像——金髮、藍眼）。那天晚上房間裡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但隨後數週，無論我到任何地方，都會碰上和這位耶穌有關的人與事。

就這樣，我們樂隊從德國的一個音樂會回來。當抵達機場，彼此道別之際，音樂指導鮑勃遞給我一本書。我驚奇地看見封面圖畫，是猶太人的燈臺（Menorah，有七個燈盞的燈臺），書名《叛徒》（Betrayed），作者是斯坦·泰琛（Stan Telchin）。書的副題：「你是位五十多歲、很成功的猶太商家。若你的女兒有天對你說她信了耶穌，你會有何感覺呢？」我想：「鮑勃怎知我在探索耶穌？」他當然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這本書令我震驚。曾聽到偶然有猶太人信耶穌，但我總視他們為狂人和瘋子。這本書卻是由一位正常、成功又信了耶穌的猶太商人寫的，我不能不理會。表面上，我目無表情，不經意地說：「好，我讀一讀吧。」其實我內心狂跳，迫不及待地想閱讀它。後來我才知道，鮑勃早在一年前便想把這書送給我，但未有適合時機，直至現在。我只用了兩小時便讀完此書。

斯坦·泰琛是美國華盛頓（Washington D.C.）猶太社區的中堅分子，在保險業界非常成功，是多個猶太機構和委員會的成員。一天，他女兒宣告接受了彌賽亞耶穌。他起初震驚，待憤怒消退後，決定要證明她是錯的；花了數個月和各色人等談論，拉比、牧師、猶太教信徒、非猶太裔信徒。又閱讀舊約聖經、新約聖經、教會歷史、猶太歷史……。最後他自己成為了耶穌的信徒，家裡的每一位，也一個接一個地歸信耶穌。

我從這書學到很多東西。最引人入勝的是他列出彌賽亞的預言，也就是舊約聖經裡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我以前從沒聽說過。現在曉得律法書、先知書、歷史和詩歌智慧書裡都分別有幾十處經文，特別預示要來臨的彌賽亞。我喜愛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衛、但以理等精彩的故事。我也知道猶太人曾蒙應許那位彌賽亞要來臨，但我從不知道這許多寫在經上確定的預言。好像斯坦談及以賽亞書九章六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我常以為這節經文出自新約聖經，因為只在聖誕卡上看到。但這是出自以賽亞書，我們猶太同胞寫的！這節經文



繼續說這位嬰孩：「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全能的神！先知在說這位彌賽亞是神嗎？

斯坦引述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這節經文說彌賽亞從童女而生。我以為童女生子是最不合猶太思想的，但這節經文是一位猶太先知寫的。斯坦也列出彌迦書五章二節，一節小先知書的經文，說彌賽亞生於伯利恆，縱然他從亙古就有。所有這些經文都已夠奇妙，及至我讀到詩篇二十二篇，這篇詩的開始「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即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的意思。我看過很多講述耶穌的電影，知道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喊出這句話。而我所不知道的，是這篇詩篇餘下的部分：「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這宛如耶穌釘十字架的一幅寫生。但怎能如此？這詩篇寫於耶穌出生前一千年，甚至在釘十字架這刑罰被發明之前。

最後，我面對以賽亞書五十三章。這章詳細講論那位要來到世上擔當我們的罪孽。「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主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看來在說耶穌！事實上，所有這些預言似乎在描繪一幅我不清楚的圖畫。為什麼以前沒有人把這一切告訴我？為什麼過去我所得到的只是「你殺害了耶穌基督？」

我要找出這些經文是否確實來自聖經。我需要買本聖經，從哪兒買一本聖經呢？當然是WH Smith書店！我走到書店內的「宗教」系列，面對一行行令人眼花撩亂的聖經版本，各種形狀、大小、式樣。該買哪一本呢？這麼多選擇。為什麼這樣多？仔細尋索良久後，我作了個最直接不過的選擇：一本封面叫「聖經」的書。把它拿回家，翻開舊約聖經，便看到關於彌賽亞的預言；有幾十處講述祂的降臨：祂是一位受苦的僕人，也是一位得勝的君王。這些預言，在我看來，都是指向耶穌。是真的嗎？我已走到這一步，現在不能回頭了。我要繼續走下去。帶著驚惶，顫抖抖地，生平第一次揭開了那本猶太人的禁書：新約聖經。

我不知道期望找到什麼。這本新約聖經會否滿載反猶太主義的毒藥呢？不然的話，只要看看多個世紀以來，那些自認是基督徒的人，他們奉基督的名怎樣殘害猶太人。我們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必然是從他們的這本書學到的。我是何等詫異，當揭開新約聖經時，便看到舊約聖經以外最猶太化的東西：耶穌的家譜。我不但看到一連串熟悉的名字，也看到斯坦的書所說彌賽亞就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來自猶大支派，出於大衛的王族。這些都只是開始，還有更多、更多名字都在耶穌這個無誤的家譜裡面。

我發現新約聖經的作者也是猶太人。我常以為James（雅各）、Peter（彼得）和John（約翰）的名字是英國人。<sup>1</sup>新約作者有這些英語名字，他們不可能不是英國人。我發現

---

<sup>1</sup> 本文作者Helen Shapiro正在讀一本英文聖經，她要引述新約書卷的書名，因此寫下James, Peter和John。這幾卷書是雅各書、彼得前、後書、和約翰一、二、三書。

James（雅各）是Jacob；John（約翰）是Yochanan；Mary（馬利亞）就是Mariam；Matthew（馬太）等於Mattityahu；Jesus（耶穌）是Yeshua（希伯來文）是拯救、救恩的意思。<sup>2</sup> 啊！新約聖經是猶太人寫的！我大得安慰，開始閱讀這本書，看到這些人依從摩西的律法，住在以色列地，那兒有一座聖殿，有祭司體系——新約是舊約的延續。我沒想到是這樣的。看到耶穌，祂彷彿從書中起來和我說話，吸引我到祂面前：祂的話、祂的憐憫、祂所行的神蹟、祂對預言的應驗、祂的被捉拿與受審、祂的被釘十字架和復活。我讀完馬太福音，讀至馬可福音一半，忽然想起自己太容易被騙，太容易被說服了。整個故事似乎太完美。這本聖經（包括舊約聖經），畢竟是由基督徒翻譯的。他們可能扭曲經文，偏向他們的看法。我要知道實情，需要找一本「合適的」聖經——猶太人的聖經。

我走到倫敦的猶太區伊爾福德市（Ilford）一間小小的猶太商店，店內售賣猶太用品、書籍、賀卡、明信片、宗教服裝等貨品。我再次面對琳琅滿目的書，排列得整整齊齊，從左邊牆到右邊牆，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書。我站在那兒一段很長的時間，仍未能找到要找的聖經。店主最後走到我面前，說：「我可以幫你嗎？」我回答：「我想要一本舊約聖經。」「要多舊？」他問。我知道自己弄錯了。你不會走進一家猶太書店找舊約聖經。他們沒有舊約聖經這東西，因為他們也沒有新約聖經。「你知道我想什麼！」我說。他當然知道。他伸手到最高的書架，說：「這是你要找的。」他遞

---

2 這一雙雙的名字前者是英語，後者是希伯來語。

給我一本《塔納赫》（Tenach，猶太教正統版本的希伯來聖經）。我把它帶回家，並拿WH Smith書店所買來的新舊約聖經，把舊約經文作一比較，都是相同的。我很釋懷，本來就希望是這樣。

我繼續閱讀新約聖經至讀完四本福音書為止，看到耶穌應驗了舊約中所有彌賽亞的預言。耶穌便是彌賽亞！這真是最美妙的領悟！但我該怎樣做呢？因和我以往所信奉的格格不入，便撥電話給鮑勃，告訴他：「我想我正站在成為基督徒的邊緣。」他和太太請我到他們那裡去。我滿腦子問題。其中一大問題是以往一籃子的信條和思想，神怎樣和它們配合呢？答案是：神不配合。鮑勃從申命記到啟示錄，向我講解那一切東西都是神極其憎惡的，他們全都屬於邪術一類。我知道要悔改，棄絕那一切行徑。

我告訴鮑勃和他妻子，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兒子，是神——聖子。我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我相信，但我仍要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從聖經中的希伯來書指示給我看，神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之地出來，而耶穌是怎樣滿足神為人設立的贖罪祭。當人犯罪，神的律法被破壞時，神恩慈地藉著無罪的祭牲流血代贖。我們猶太人和外邦人都違背了神的律法，被定了罪，應受到祂的懲罰。祂要求流血贖罪。我們的善行或宗教儀式都不能使我們和神的關係得到修復。

感謝神，我們不再需要屠宰動物獻祭，因為所有獻祭都已被耶穌在十架上一次獻上成全了。祂是神完美的羔羊。祂

死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那一刻，殿內分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耶穌已付上罪的刑罰，凡悔改相信祂的人可以到神面前來，作被潔淨、蒙寬恕的得救者。

他們解釋，說我需要悔改——從罪中回轉歸向神。我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我們都是罪人。鮑勃問我願不願意回應，向神祈禱，求神因著耶穌所成就的寬恕我。只有祂能赦免我，只有耶穌的血能為我代贖；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祂，讓祂作我的救主。在1987年8月26日下午10時半，我喜樂地回應願意這樣禱告神。其後雖然沒有雷聲大作，但我知道神聽了我的禱告。我不能解釋如何得知，總之我知道。一切都是那樣真實而肯定。

剛開始尋索時，我曾有疑問：倘若我接納耶穌，成為祂的跟隨者，我還會是猶太人嗎？我寫信詢問斯坦·泰琛。他對我保證，說我會因信耶穌這位以色列的彌賽亞，而履行了猶太人的本性，回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面前。真的！神創造猶太民族，目的為要指向彌賽亞。這是每個猶太人的目的。我和其他眾多猶太人接受耶穌是彌賽亞救主，正是成就這目的。我悔改接受耶穌後，知道自己已脫離律法下的審判（與神隔絕和受永刑）。我們所有人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十誡，都是有罪的，惟有藉著相信彌賽亞耶穌的完全犧牲，才能得救。我誠意邀請你去查考聖經，親自領略耶穌的救恩。

# 第二章

## 叛徒

斯坦·泰琛（Stan Telchin）  
美國佛羅里達州

我的父母於1900年代初期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我是在這裡出生的第一代美國人。你看過那電影《錦繡良緣》（Fiddler On The Roof），便會明白我的意思。我第一次看它時，覺得它好像是根據我家的情況寫成的。我父母正像影片中的一對配偶，他們逃避當時在俄國各處蔓延的反猶太主義和迫害。

我的父親、祖父和叔伯都於1904年來到紐約（New York）。他們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可說是身無長物。雖然他們不懂英語，但不久便找到工作。兩年後，他們儲了足夠的金錢，可把母親、祖母、孀孀、姨姨、表姊妹、堂兄弟姊妹都接來美國。隨後的十八年中，父家多了五個孩子。我於1924年9月14日出生，是家中最年幼也是最細小的一個，因母親早產，我出生時只有兩磅十安士。

我們住在紐約的東南部，直至我六歲。從孩提時代，我便開始習慣美國境內的猶太社區生活和國內處處的歧視與偏見。大約五歲，我就讀幼稚園那年的某天，第一次被稱呼為「殺害基督的人」，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但知道自己沒有幹過「殺害」的事。那指責中的憎恨，實在比那句話

更使我驚慌。我記得跑回家到媽媽那裡。我們住在曼克頓（Manhattan）市場街35號（35 Market Street），離威廉斯堡大橋（Williamsburg Bridge）只有幾座房屋的距離。我還記得走上樓梯到我們六樓的住宅，口裡喊著說：「媽媽，媽媽。」我不記得母親用來安慰我的是什麼字句。她以依地語（Yiddish，或譯意第緒語，歐洲猶太人日常用語）和不完整的英語說：「我的小兒，不要哭。我告訴你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是你要認識的……這兒有『我們』猶太人，也有『他們』基督徒。他們恨我們。我們要離他們遠一些。不要哭，一切都沒有問題了，沒有人會傷害你，我們在美國，是安全的，只要離他們遠一些。」媽媽接著做的一件事，我清楚記得，就是給我一大杯凍朱古力奶。

時間慢慢過去，我們搬到布魯克林（Brooklyn），是猶太區。那時博羅公園（Boro Park，或譯自治市公園）的居民，有百分之四十是猶太人，百分之四十是天主教徒，其餘百分之二十是其他人。我們那列房屋（第43街）在漢密爾頓堡公園道（Fort Hamilton Parkway）和第12大街之間，那裡百分之八十五是猶太人。我們居住在第43街1143號。雖然不再是六層樓，但也要走上四層樓梯，沒有電梯。我們的單位有四個房間：一個客廳，兩個睡房和一間浴室。家中雖有六個孩子，但只有三個要住在家裡，哥哥亞森（Sam）和我佔用一個房間。爸爸和媽媽住另一間。姊姊多麗絲（Dorris）則睡在客廳的一張摺床上。你可以想像我們是何等擠迫，使用浴室的時候更叫人緊張。但1933年才是最艱難的日子，當年正處於大蕭條。幸虧爸爸和三個哥哥在那些年間都找到工作。

因此我們的生活還過得去，但那並不是說我們避開了反猶主義。反猶主義似乎是無所不在。

記得一個炎夏的週日早晨，我在漢密爾頓堡公園道和第43街交界處的131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 131）運動場玩棒球，球賽完場時已差不多是正午，球隊散開，各自回家。離開校門時，我只穿短衣短褲，看到一位女士迎面走來，她很高大，穿著全黑衣服，戴著黑帽，提著黑色手袋。她越走近，我便越留意到她尖銳的目光，那把我嚇傻了。我記得站在那兒，不知所措，她一直走到我面前，以她的大黑口袋書來撞擊我前胸，喊著說：「走開！不要阻我去路，你這個矮細污糟鬼！」我倒在地上，極度愕然，開始痛哭，然後站起拔足跑一百碼路奔上樓梯，回到我們的樓房，又再喊著說：「媽媽，媽媽。」我的母親又再安慰我。她又提醒我，有「我們」，有「他們」，猶太人和基督徒。他們恨我們，我們所能夠做的，最好是遠離他們。

第一次聽到「彌賽亞」這個詞時我大概是七歲，美國仍處於大蕭條之中。我跟母親說，想要一輛新的腳踏車，這是我們絕對買不起的東西。媽媽笑著對我說：「當彌賽亞來到，你便可以有了。」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但知道自己不會得到一輛腳踏車。下次我聽到「彌賽亞」時是猶太大屠殺的新聞爆發。大約十六歲，我聽到母親祈禱，求神差遣彌賽亞來臨，把我們從世界的憎恨中拯救出來。雖然我的祖父母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我的父母在遵守猶太習俗和禮節上只可算是「保守派」。回憶孩童的年月，我們常去會堂，但不記得父母有沒有和我真正談論過神，但肯定我們完全沒有



談及彌賽亞。

中學時期，我認識了愛賽爾（Ethel），當時她入讀我校蒙坦中學（Montauk Junior High School），學校位於16大道（16th Avenue），在布魯克林第42和第43街之間。我是八年級學生，她則是七年級的新生。我們在學校裡並不是朋友，但有相同興趣。我們一同辦校報，一同參加樂隊，我吹喇叭，她吹笛。稍後我們升讀不同學校，不再常常見面。其後我去了當兵。1944年12月，要回到海外服役之前，正在休假，便前去探望一位女士海倫（Helen）。我們是好朋友，她丈夫也在軍中服役。在那兒逗留約一小時後，門鈴響起，是愛賽爾，她也來探望海倫。離去後，我送她回家。我們邊行邊傾談。到分別時，愛賽爾問我，想不想她寫信給我。我回答說：「多好！我會寄些包裹給你。」十個月後，戰爭結束，我也退役了。我往愛賽爾的家，多謝她的信和包裹。她看起來明艷照人！翌日我們第一次約會。兩年後，1948年5月26日，我們舉行婚禮。

愛賽爾是位非常特別的女子。我們有十分快樂的婚姻生活（她於2000年去世）。我們有兩個漂亮女兒，茱迪（Judy）和安妮（Ann）。在物質方面，結婚二十六年後，我們有一間非常大的房屋，有泳池、四輛寶馬車，和一位全職管家。我是特許人壽保險經紀，百萬元圓桌會員，事業上非常成功。然而幾個月後，我的世界被顛倒過來。二十一歲的女兒茱迪正就讀於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一個週日晚上十時半她撥電話給我，當時妻子正在沐浴，另一個十七歲女兒安妮，則在房間裡做功課。

「嗨，爸爸。我是茱迪。可以跟你談話嗎？」

「當然可以，茱迪。妳一切可好？」

「我很好。爸爸，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茱迪的語氣有點異乎尋常。我腦裡響起警號，有些事情不對勁。

「是什麼事，茱迪？發生了什麼事？」

「別擔心，爸爸，我很好。只是有件事一直想告訴你。媽媽可以拿起另一個電話筒嗎？」

「媽媽正在洗澡。」

「那麼，好吧。你遲些告訴她吧。」

「我正在聽，茱迪。」

「爸爸，我寫了封很長的信給你。寫了好幾天。今早寫完後，整天重讀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不能郵寄給你，因我不想這封信令你傷心。我想現在把信讀給你聽。可以嗎，爸爸？」

我努力驅走一連串掠過腦海的負面思想：她懷孕了……她私奔結婚了……她被逐出大學。但茱迪是個這樣乖巧的女兒——成熟又理智，這些念頭毫不合理。我強迫自己保持冷靜。

「茱迪，等一等才開始讀信。讓我去取紙筆，好作筆記。」

我回來拿起電話筒，茱迪猶疑起來，再次為她即將告訴我的事情道歉。這時她說話頗為急速，我感到喉嚨被她的焦慮弄得乾涸起來。

「親愛的爸爸、媽媽……」她開始了。「我很不容易寫這封信，因我是這樣愛你們和安妮。我從未見過一個家庭相親相愛好像我們的。」

我麻木地聆聽茱迪細說她怎樣喜愛我們家的一切。然後當她繼續述說她近期的孤單感，我的手不期然緊握電話筒。但她已解決了孤單的問題，藉著一份緊急熱線電話工作，她可以透過電話幫助有急切需要的人。跟著她開始告訴我有關迪克（Richard）的事。她說迪克是位「信奉聖經的信徒」。他倆成為朋友，迪克對茱迪詳談聖經。當茱迪解釋她從未讀過聖經時，迪克便買了一本送給她，幾個月來，他幫助茱迪研讀聖經。

「我和迪克談了許久，爸爸，從這些談話和聖經內容中，以及很多其他的事情，我……」

她停下來稍作鎮定，我屏息靜氣。

「我也成了信徒。」

接著是一段漫長的寂靜。

「那是什麼意思，茱迪？」

「那便是說：我相信神，我相信聖經是神的道……」[停頓良久]「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我無言以對，被氣得怒火中燒，感到被背叛。我的孩子怎能轉向仇敵。當那四十五分鐘的談話繼續下去，我認識到自己有兩項選擇：立刻因她的可怕行為斷絕關係，或仍然愛她。我選擇了後者。

我結束了這次談話，放下電話筒，精力耗盡，頹然倒下。兩個星期後，茱迪放春假回家。我們傾談、傾談，再傾談。我不大記得茱迪所說的話，但我記得自己重複地說：「但茱迪，你是猶太人！你不能相信耶穌！你不能又是猶太人，又相信耶穌！」她回答說：「爸爸，這不對。有猶太人相信耶穌。」

在她離家回校之前，茱迪挑戰我做一件我從沒做過的事。「爸爸，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你有各式各樣的學位。不如你親自閱讀聖經，才斷定聖經是對是錯。若你仔細閱讀，求神向你顯示真理，祂必會。」我知茱迪想藉那挑戰達到什麼目的。但我視它為不贊成她所信的一個辦法。我馬上決定研讀聖經，計劃搜集足夠資料去證明耶穌不是彌賽亞。

那天晚上，飯後我第一次拿起新約聖經，開始讀馬太福音，準備看一本憎恨猶太人的書，不然還有什麼其他可能？「基督徒對我們的憎恨必來自他們母親的奶汁，或這本書。」我想。但我沒有發現這是一本憎恨的書。寫書的是猶

太人，為其他猶太人而寫，關乎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和祂差遣彌賽亞到祂的子民這裡來。

翌晚我讀馬可福音。週三是路加福音。週四和週五讀約翰福音。我的筆記簿填滿了許多許多的問題。週六早晨，我開始閱讀使徒行傳。一切都很好，直到我看這卷書的第十章。讀到彼得遲疑地進入一位外邦人名叫哥尼流的家。哥尼流是羅馬百夫長。彼得不想去那兒。他不想和這位外邦人同在一起，但哥尼流向他解釋，說他看到異象，在異象中有天使告訴他，說彼得會與他談論神。彼得被激勵，便開始對哥尼流談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和那位彌賽亞耶穌。彼得還講述的時候，一些完全沒有預期的事情發生了：聖靈降臨在哥尼流和所有在他家中的外邦人身上。彼得和與他一起的猶太信徒大為驚奇。這怎麼可能發生？聖靈怎會降臨在外邦人身上？那從來沒有臨到外邦人！

在使徒行傳第十一章，我讀到彼得怎樣來到在耶路撒冷舉行的耶路撒冷議會大會。那兒的猶太信徒對彼得感到很不悅，因彼得曾與一個外邦人擘餅，並向他和祂一家傳講彌賽亞。於是彼得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聖靈怎樣降在哥尼流家這班外邦人身上。這樣一來，議會決定：神並不偏待人，耶穌這位彌賽亞必定同為外邦人和猶太人而來！我讀了這一切，目瞪口呆。怎能如此？二千年前彌賽亞來臨只是為了猶太人，並非為了外邦人；而現在只是為了外邦人，而非為了猶太人？這些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開始研讀聖經的時候，寫下了一連串重要問題。

一條問題引發另一條問題。我真信神嗎？我信《塔納赫》（Tenach）是神對我們所說的話，或只是人記錄下來的猶太民族事蹟？耶穌應驗了先知的預言嗎？我知道這些問題若有任何一條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的研究便可終止。但若每條答案全為「是」的話，我便碰上大麻煩，因為世上所有的事情中，我最不想相信的，是耶穌是猶太人的彌賽亞。

研讀聖經填滿了我的時間。幾天後，我請假，以便有更多時間研究。讀了整本新約聖經和《塔納赫》的一大部分、去圖書館讀有關猶太宗教和猶太歷史的書籍、和拉比對話、研究《塔納赫》中預言彌賽亞的經文。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預言，但我可列舉超過四十個之多。我震驚地發現耶穌應驗了所列舉的每個預言。而特別引起我注意的乃是耶利米書卅一章卅一至卅四節：神應許要與以色列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我已年逾五十，怎能不知道有這些應許？接著看到箴言三十章四節談及神的兒子；詩篇廿二篇啟示了耶穌被掛在木頭上；以賽亞書五十三章解釋說，我們衆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但以理書第九章預言受膏者（彌賽亞）被剪除（被害），然後有一王來到，毀滅耶路撒冷城和聖殿！我知道這事已經發生，就是公元70年！知道這點後我幾乎昏過來。我記得我的筆記還寫下「彌賽亞已來了且死於公元70年前，不然的話，聖經只是猶太人的故事，而不是神的道！」我越多思想聖經經文，便越被說服耶穌實在是彌賽亞。那是我極不願意承認，更不用說會相信的事情！

經多個月的研究後，我決定參加猶太基督徒的聚會。我

在會中遇見一位名叫莉蓮（Lillian）的女士。當她得知我還未相信耶穌時，便揭開她的聖經，請我向她大聲誦讀出埃及記二十章二至三節。我依言誦讀：「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誦讀完畢，莉蓮請我合上聖經，然後問我：「告訴我，斯坦，誰是你的神？是我們先祖的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嗎？還是你敬拜的假神，好像你的事業、你的家庭、妻子、兒女呢？你花費時間思想什麼呢？你敬拜誰？」莉蓮的問題擊中我的要害。我覺悟到自己用了大部分時間思想，甚至膜拜這些東西，卻幾乎從來沒有想到神或考慮要敬拜祂。莉蓮的問題非常奏效，我內裡的壓力不斷增加。我知道自己心中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但怯於宣之於口，恐怕這決定會對自己的人生、家庭、和事業帶來不良後果。我跟自己爭辯，因著十字軍（Crusades）、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東歐中歐反猶迫害（Pogroms）、猶太大屠殺（Holocaust）而提出反對。然後我聽到自己內心說：「是啊！但這是真的——耶穌是彌賽亞！」彷彿回答我所提出的每項抗辯。第二天，1975年7月3日上午7時15分，內裡的壓力終於釋放，口裡不禁說出：「耶穌是我們的彌賽亞！祂是我的彌賽亞！我接受祂作我生命的主！」我告訴妻子，等待著敵意的反應。怎料得她早已悔改，接受了主耶穌作她的救主彌賽亞，她只是等待我達致同樣的覺醒！現在我們整個家庭又再次同心合意。

我邀請讀者帶著開放的心查考聖經，特別是那些彌賽亞

預言，願你誠懇的查考和體會明白。你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



# 第三章

## 猶太大屠殺

史坦拉比（Rabbi Sam Stern）

波蘭華沙

我出生於世界大動蕩的時代，也就是在1914-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成長於一個嚴謹的正統派猶太家庭。父母雖然貧窮，但仍然作出犧牲，送我和三個兄弟到一間私立正統派猶太學校讀書。父親是名虔誠的拉比，每天到會堂祈禱三次，他一生中最大的願望是培養幾個兒子成為拉比。

我七歲便懂得讀希伯來文；九歲便被灌輸摩西五經、辣什（Rashi）撰寫的聖經註釋書，和古代猶太經典《他勒目》（Talmud）。及至十一歲，《他勒目》已壓倒其他所有書籍，成為我的主要課本。在父親的管束下生活，直到十三歲，在律法上自主不再受父親監督；我被帶到猶太會堂，父親在那裡禱告感謝神，因他不再須要為我所犯的罪負責。

我的家在波蘭首府華沙附近的一個小鎮康格斯（Congress），那裡住著五百個猶太家庭和八百個波蘭家庭；這兩個族群被文化、語言、宗教所分隔。猶太人沒有在市政府和聯邦政府任職的權利，也不能在工廠和農業上謀生。我們是住在同一個區域內的兩個民族，在波蘭的天空下，吃波蘭麵包，呼吸波蘭空氣，卻互不相干，如東離西一般的遠。成長中我無可避免地碰上外邦人，他們有時向我擲

石頭大叫「猶太人，猶太人！」母親告訴我箇中原因：「他們是基督徒，基督徒憎恨猶太人。但我們的彌賽亞來臨時，我們便為首不為尾。到時我們會回到巴勒斯坦，沒有人再迫害我們。」

「但彌賽亞何時來臨呢？」我問。

「我們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但有一天祂會來。到時我們在基督徒手下所受的苦便會結束。」

彌賽亞來臨的盼望伴隨了我這一生，給我能力去忍受苦難和外邦人的侮辱。十三歲猶太教成人禮（Bar Mitzvah）後，我被送到一間高級拉比學校，用了九年時間研習《他勒目》的六十卷書，受訓成為拉比。到廿二歲，我被視為拉姆丹（lamdan），一位《他勒目》學者。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年夏天，我剛領取了拉比文憑（Smicha），已計劃結婚和成為以色列宗教領袖，好應用我已有的知識來帶領猶太同胞依照《他勒目》的拉比傳統生活。第二個計劃是離開波蘭，移民到拉丁美洲的國家，那裡很需要拉比。戰爭破壞了我所有計劃，我的生命危在旦夕，正如歐洲所有猶太人都身陷險境。9月4日，德軍來到我們的市鎮。自此人生今非昔比——波蘭猶太人再無容身之處。每個猶太人都面臨處決危機。即使諸天皆為紙張、樹木盡成筆桿、全民充當作家，也不足以描述納粹黨對波蘭及歐洲猶太人所施之暴行。六年間，六百萬猶太人遭到殺害，其中包括一百萬孩童。偶然有些具良知的波蘭家庭拯救了一些猶太人，匿藏並養活他們。雖有這樣的家庭，但為數少之又少。

1945年5月戰爭結束，我在集中營裡僥倖生還，十分希望和自己的親人團聚，於是在報章刊登廣告，往不同機構尋訪。令我極度悲痛的是我所有親人都不在了。我孤身一人在世，沒有朋友——不屬於誰，誰也不屬於我。我不能相信，我永不再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叔伯、姑孀和所有親人。我開始在這陌生的新世界裡尋找朋友，但無人能給我所渴想的父母親人之愛。我傷心欲絕，舉目望天，質問穹蒼：「為什麼？為什麼有三分之一神的子民被納粹黨殺害？當納粹黨人舉起殘暴的手肆意殺戮，幼小無辜的猶太孩童呼天搶地求救，神在哪裡呢？神的選民身處這可怕時刻，祂為何一直沉默？」

既然我在波蘭無親無故，便決定前往美國。我想：「或許在新地方，我會忘記那可怖的過去，重啟新生。」要去美國，我得先赴德國。1946年4月來到德國接近奧地利邊境的一個猶太難民營，登記為拉比，開始在難民營中作拉比事工。我也編輯猶太難民的報紙。1952年來到美國羅德島（Rhode Island），受聘為助理拉比。雖然我在會堂裡任職《他勒目》教師，心中卻仍充滿矛盾。神為何容讓六百萬猶太人被殺？這疑問在我心裡總是揮之不去。

我教一些連自己也不再肯定是真確的東西。我曾說：「若我們猶太人想要生存和勝過仇敵，便須遵守安息日為聖日。」但心裡知道希特勒（Hitler）的受害者中，大部分都守安息日為聖日，這卻並未能保護他們。我再無任何憑據或保證，我失去了對《他勒目》律法和立論的信念。我尋找真理，卻尋不著。

每逢猶太節期，我們猶太人都上會堂向神祈禱，承認自己的罪並祈求赦免。我們說：「因我們犯了罪，所以被驅逐離開我們的土地。」認罪是我們禱告裡十分重要的一環。猶太人的祈禱書列舉了不同種類的罪，是猶太人每天祈禱中必須承認的。最嚴肅的祈禱日子是贖罪日（Yom Kippur），當天晚上每個年齡超過十三歲的猶太人，都必須背誦四十五項稱為「Al Chets」的懺悔文。懺悔後，會眾一同誦唱「Slach Lanu」（赦免我們）禱文。

當我這樣禱告時，並不開心和滿意，因我知道按照聖經，只有懺悔不足以赦罪。我知道要罪得赦免，必須獻上「各耳板」（korban）。利未記多次提及「各耳板」（利五 17-19），我不確定贖罪日的祈禱在神眼中有何意義，因我知道在祈禱懺悔後，我們又回到以往同樣犯罪的生活。我覺得我們在會堂認罪時，彷彿是在嘲笑神。我們口裡說悔改，實則卻不是這樣。

我對自己的屬靈景況極為不快，對人類和拉比的口傳教導都失去信心。讓我感到難受的是：「我作為拉比，知道自己正在教導一些連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我知道《他勒目》教導、語錄、學術評論、過時賠償準則的吹毛求疵註釋、律法、安息日規條、聖日、衣著及潔淨禮儀，根本對我們無甚意義。我覺悟到我們需要紮實的屬靈真理來過猶太人生活。但真理為何？我不知道。我看我的同胞好像羊沒有牧人一樣。二千年的《他勒目》、哈西迪（chasic, 極端正統猶太教）、卡巴拉（cabbalistic, 猶太神秘哲學）、和屬世教導，都不能把一個猶太人從沉淪中拯救出來。

一個春日黃昏，我在羅德島漫無目的地隨處走走，只為了呼吸一下春風的清新空氣。在漫步中，我留意到有些年青人站近一間店鋪，分發單張予途人。他們引起我的注意，便接過他們手上的單張。因我不懂英語，便走進店裡看看有什麼特價品，驚奇地看見店內並沒有貨品，而是每個人坐下低著頭閉上眼睛；「這裡正在做什麼？」心中嘀咕。一會兒待所有人都完成了，一位男孩前來跟我說話，但我不明他說什麼。我告訴他我只會說德語和依地語（Yiddish），藉著身體語言，我答應他的邀請，在下週三再來，到時會有位說德語的人來向我解釋他們是什麼機構。

在下週三，有位德裔男士等待著我。他熱情地和我握手，用德語對我說：「這是個向猶太人宣教的機構。」

「宣教是什麼意思？」我問。

「主差遣我們到猶太人那裡，讓他們知道神愛他們，使他們得蒙拯救。」

「拯救是什麼意思？這麼大的災難臨到歐洲猶太人後你怎能說愛？」我質問他。

他微笑說：「我知道你的心情，真基督徒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都愛猶太人，而那些迫害猶太人的並不是真基督徒。」

我反駁說：「難道所有手持十字架，家中有聖人畫像——卻仍組織反猶迫害歐洲猶太人——他們不是基督徒

嗎？難道波蘭和烏克蘭的教會不是反猶主義的主要根源嗎？難道他們的神職人員沒有挑撥信眾迫害猶太人嗎？」

他定睛看著我說：「主教導我們要愛我們的仇敵，向那些憎恨我們的人顯出愛心。所有那些不遵從主教導的人並不是祂的門徒。」

他給我一本依地語新約聖經，然後說：「讀這本書，你會找到基督真正的教導。」

接著的幾個晚上，我有很多聖經要讀。每行、每頁對我來說都是啟示。我先讀馬太福音，詫異地讀到耶穌是亞伯拉罕和大衛的後裔。也注意到幾乎每一頁都有「經上記著說」，意思是「猶太聖經有記載」。例如在第一章，我讀到彌賽亞要從童女而生，因為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在馬太福音第二章，我讀到彌賽亞要出生於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彌五2）。又看到祂要到埃及，然後從埃及出來，因為要應驗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何十一1）。整卷馬太福音似乎在不停地引述舊約聖經。我看得非常清楚，這本稱為新約聖經的書，其實就是舊約聖經的應驗，當下我成了一個相信聖經的猶太人。感謝神帶領我到那個小小的宣教機構，並決定向彌賽亞獻上自己的一生。

當時是逾越節前的幾個星期，羅德島的宣教士給了我一位信主猶太人的地址，他住在紐約（New York）。我聯絡他，他便邀請我到他家裡去。他以「願你平安」（Shalom Aleichem）歡迎我。我們一起用依地語讀新約聖經。讀了一會，他告訴我，他抄寫了一首名為「受苦者」的詩，並開始讀給我聽。然後他問我：「這首詩所講述的是誰呢？是誰為我們的過犯受苦呢？因誰受的鞭傷使我們得醫治呢？」

我回答：「這可能是指耶穌。」

他便說：「我只是抄了和唸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這是以賽亞寫關乎彌賽亞的經文。」

試想像我有多驚訝！這首詩其實是出自猶太聖經的一章。我從不知以賽亞書五十三章。那天，我把這首「詩」給我在紐約的朋友看。他也不曉得那是出自以賽亞書。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麼多拉比和猶太人不認識彌賽亞——舊約和新約聖經的救贖主，是因為他們不認識聖經。

當天晚上，回到那位紐約宣教士的家，告訴我相信聖經和耶穌是彌賽亞。我們一同跪下，祈求赦罪和救恩。作為一個悔改的罪人，接受耶穌作我救贖主。在我身上的轉變是何等大——我高興極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喜樂。我成了新造的人。回到家中，拿起聖經讀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很多遍，我在想，為何以前從未聽過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為何拉比不告訴我這章聖經？明顯地，若我們拒絕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我們猶太人不能算是相信聖經。當我讀得更多聖經，便更清楚看到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的預言，比聖經其他任

何章節更清楚地表達了神寬恕世人、人可與神和好，並得著救贖的榮耀計劃。

之後，我前往洛杉磯，開始接受美國教育。高中八年級畢業後，入讀洛杉磯市立學院（Los Angeles City College），在百奧拉學院（Biola College）取得文學學士學位。並受了浸，最終成為一位傳福音的傳道人。我曾走了一條很遠的路，但有了耶穌作我的救主，有如從黑暗中轉向光明。自那天起，我唯一的渴望就是我的猶太同胞都能認識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所說的那一位。



# 第四章

## 猶太人的禁書

杜斯基拉比 (Rabbi Chil Slotowski)  
以色列特拉維夫

作為正統猶太拉比世家的嫡傳後人，我接受嚴謹的拉比教育。感謝神賜我心志和能力，在年僅十七歲便取得兩所拉比學院的最高級文憑。但我並不以這些優異成績自滿，繼續認真地研究《他勒目》(Talmud)、猶太法典 (Shulchan Aruch) 和其他拉比文獻。到了二十歲，已把大部分《他勒目》、和其他舊約聖經註釋書緊記在心。因我對那些書籍的透徹認識，很多拉比諮詢我關於猶太飲食規條 (Kashrut) 的問題。儘管我年紀輕輕，他們都接受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二十五歲成為波蘭杜布諾 (Dubno) 的拉比。我是嚴謹的正統派，絕不接受任何不符合《他勒目》傳統的見解。兩年後，我來到波蘭的一個大城鎮羅茲 (Lodz)。在那裡我不單是拉比，更成為拉比學院的教授。在課堂上訓誡學員要嫌惡基督教，我相信《他勒目》中所有關乎耶穌的可怕故事。靠著神的恩典，我與一位有良好教育的宣教士熟落起來，他對《他勒目》有認識，開始與我傾談。我常常探望他，家人很快知道這件事，並感到非常懊惱。他們商討後，決定暗中寫信給巴勒斯坦的大拉比郭克 (T. Cook)。郭克拉比因著我們有關猶太飲食規條 (Kashrut) 的通信而知道我的名字。他被告知，有大危險正在威脅我的靈魂，因我和一位

基督教宣教士接觸。他們懇求郭克拉比憐憫我的靈魂，拯救我離開這災難性的處境，邀請我前往巴勒斯坦，和為我取得入境簽證。他們相信這樣作，可使我盡快脫離這個宣教士的壞影響。當時，我對這些事毫不知情。

幾個星期後，我收到郭克大拉比從巴勒斯坦寄來的信。他提到倘若我想前往巴勒斯坦，他可為我取得入境簽證。我樂於有機會踏足自己先祖的土地，欣喜地接納了他的提議。一個月後，我前往巴勒斯坦。抵埗不久，大拉比任命我為耶路撒冷首席拉比院（Chief Rabbinate of Jerusalem）的秘書。他更繼續特別恩待我，安排我在他的身邊。他對我的好感是那麼明顯，我開始懷疑箇中因由。

有天，他告訴我之前和我家人的通信，並嘗試說服我那位宣教士的教導是錯誤的。這裡我得承認，那位宣教士的話只進了我的腦袋，未有進入心中。真理有時需要多年時間由頭腦轉入內心。大拉比的一席話，使我開始認為他可能是對的，宣教士的說話從我腦海中逐漸退色。

郭克拉比死後，我被任命為特拉維夫拉比學院（Rabbinical Seminary of Tel Aviv）的《他勒目》教師，在那裡授課兩年。一天，我和幾位委員會成員從海法（Haifa）乘火車往耶路撒冷。車廂內有位年青人坐在對面，他在閱讀一本小書。我看到封面上的希伯來文字「新約聖經」，知道他是猶太基督徒——因他閱讀希伯來文，是基督徒因他閱讀新約聖經。由於我的委員會成員也在場，感到有責任要向那年青人提出抗議，責備他閱讀新約聖經，這是猶太人禁讀之

書。我嚴厲地批評他，並向他表明我是拉比。意想不到的的是這位年青人並沒有生氣，反而向我微笑說：「請你告訴我這本書令你不开的地方，我嘗試向你解釋。」

他的話令我想起自己曾讀過一點點新約聖經，沒有看到書中有任何令人厭惡的地方。我說什麼才好呢？最使我困擾的，是有委員會成員在旁。我要給那年青人適當的回話，免得失去這幾位朋友的尊重，便軟弱地回答：「我怎能向你指出這本書裡的錯誤呢，我們一直禁止閱讀它。」他回答說：「你怎能批評和論斷一無所知的東西呢？請先閱讀這書，你便會看到書中並沒有任何能被批評為不對的地方。」我沉默不語。

我和宣教士的討論浮現在腦中；為何我會逃離他的指導呢？如閃電般這些思潮衝擊著我靈魂深處。這年青人明顯察覺到我的迷惘。正當我同伴分心看向別處時，他低聲道：「我看出你對這些事情有興趣。我可送你這本新約聖經嗎？請收下，我家中還有另一本。」我急忙取了那小書，放在口袋裡。

那晚，我在耶路撒冷自己房間中，開始閱讀新約聖經。開卷前我先祈禱：「求祢開我的眼睛，使我看見你律法中的奇妙。」（詩一一九18）。慈愛恩主聽了我的禱告，閱讀期間，我感到祂為我造清潔的心，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詩五十一10），路上有新光（詩一一九105）。好像乾渴的人找到了清泉，我把一頁頁新約聖經如饑似渴地喝下去。一口氣讀完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直至凌晨三點。

每頁經文都使我深信耶穌是先知們向我們猶太人所預言的彌賽亞。確實地，我背負重擔的身心靈變得自由和喜樂。那是全新而奇特的感覺，我無法描述，卻是千真萬確。聖經裡的一些章節特別吸引我，登山寶訓展開了一個新世界，充滿榮耀又美麗的世界。宣告如此可愛世界的那位不可能是邪惡的，就算《他勒目》是這樣說。

路加福音廿三章卅四節深深地打動我：「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我把這句話和耶利米受迫害時所說的話互相比較。耶利米咒詛逼迫他的人；另一方面，耶穌縱使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只有饒恕、憐憫、同情和為迫害他之人禱告。何等大的差別！祂必然比先知要偉大得多！所讀的經文深深觸動了我。清晨三點，我第一次跪下禱告。因猶太人祈禱都是站著的，不會跪下。我不知禱告了多久，但知道從未如此帶有目的地熱切祈禱。我飲泣，懇求神賜下亮光。求祂向我顯明真理：孰是孰非，《他勒目》抑或新約聖經。這是我頭一次奉耶穌的名禱告。

禱告後，平安喜樂進入我心，是從未試過的，甚至在贖罪聖日也未試過，雖然贖罪日那天我總會熱切地禁食禱告。我從未這樣確實地知道自己與神和好。我知道主耶穌就是那位長久以來應許給猶太人和世界的彌賽亞；祂是我的救贖主。我不能入睡，不久我感到有聲音對我說：「別再離開我遊蕩了！我要使用你來榮耀我的名和見證我的救恩。」我立刻回應說：「主啊，我在這裡。」從此我不再為自己而活，乃是為祂而活。在那莊嚴的一刻，從自己的罪中回轉，毫無保留地降服於祂，我覺得仍不足以回報祂為我所作的一切，拯救我的靈魂脫離永恆詛咒。

起初我只是個秘密信徒，心裡知道主耶穌是以色列的彌賽亞，卻繼續履行拉比職務。這樣子生活了兩個月。噢！我的心靈是何等低沉難受，我不能再過雙面人的生活。我要公開承認耶穌是救主，不顧後果如何。我辭去拉比工作，委員會大吃一驚，懇求我不要離去，還提高薪酬來挽留我。我乘機向他們坦白分享見證，告訴他們耶穌是猶太人長久以來期盼的彌賽亞，是我個人的救贖主。逼迫立即隨之而來，但我沒有因此被嚇倒。我已預料到會有迫害，一日我在街上被人投擲石塊，因而臥病在床一段日子，醫生要每日兩次來料理及包紮傷口。當猶太同胞看見迫害不能動搖我，便嘗試另一計策——一個顯赫的猶太人提出收養我為兒子和繼承人，只要我捨棄基督信仰。我告訴他：「倘若你能給我靈裡的平安、神的同在和赦罪之恩，我便回歸猶太教。」他回答說：「我不能，因我並不擁有你所要求的東西。」他再也沒有找過我。

我仍身處危險迫害，不知何去何從。可幸在一間聖經商店遇見一位美國宣教士，他以希伯來語和我交談；他聽到我已歸向基督並面臨生命危險，便勸我立即離開當地前往敘利亞的貝魯特（Beirut），並給我一封介紹信去一家福音派教會。我依言前往，兩個月後我受浸了。對聖經較為熟練後，我回到先祖的土地，為要在自己的同胞中向他們見證耶穌是彌賽亞。

我對猶太同胞傳福音的方法有兩方面。首先是從舊約經文中指出，主耶穌是那位真正遠古預言的以色列之彌賽亞；我找出超過二百多處經文證明這一事實。其次是顯明新約聖經的教導遠勝於《他勒目》。神祝福我的工作，有好些猶太同胞藉著我的見證，相信了主耶穌基督是他們的救贖主。

# 第五章

## 我的尋索

林伯格醫生（Robert B. Greenberg M.D.）  
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

1941年我在紐約州布魯克林（Brooklyn）的正統猶太家庭出生，母親的先祖都是俄羅斯拉比及會堂領唱員，父親的先祖是利未人。我修讀《他勒目-妥拉》（Talmud-Torah）五年，學習希伯來語、摩西五經（Chumash）和猶太教拉比之教導，他們非常著重傳統和崇拜儀式。我們不多研習《他勒目》，除了偶然用以參考之外。在我十三歲的猶太教成人禮中（Barmitzvah），被賦予特權帶領崇拜儀式和詩班，唱出哈妥拉（Haftarah，先知書的部分，我那次的崇拜是以西結書二十二章），親人和拉比都引以為傲。我繼續研習猶太傳統習俗及節期禮儀。

在中學和大學期間，我仍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背景，從沒停止相信神及祈禱，但對猶太教卻失去興趣。憑著父母的鼓勵和幫助，決定要成為一位醫生，進了醫學院，經歷四年艱辛的醫學課程，是修畢五年大學教育之附加課程。這段期間，我感到人生欠缺了些什麼，開始尋索生命的意義。

我四處尋索，嘗試不同的哲學、膜拜、宗教和新紀元意念。開始時很熱心，總會被騙，信以為已找到人生難題的最佳答案，可是到頭來卻沒有什麼能滿足我。每樣新概念都有一些真理，但都只是死胡同。

在醫學院裡，我開始對精神病系有興趣，部分原因是想更多認識自己，知道什麼促使人有某種行為。奇妙地，藉著精神病科我找到了些答案，或該說是找到一個人——一位精神病科醫生寫了一本關於耶穌的書。書中的描繪使我震驚，因我從未聽過任何有關耶穌偉大的事蹟。這本書提起新約聖經，是我從未讀過的，也對新約聖經存恐懼之心。

二十三歲那年，我得到第一本新約聖經，我揭開，內有奇怪的書名：「使徒行傳」、「羅馬書」、「哥林多書」。我不知道這些書名是什麼意思，便轉到有人名的書卷：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希伯來語：約哈南）。我假設這些人寫下了耶穌的生平事蹟。開始閱讀約翰福音，第一件留意到的重要事情，是這本書不只是一連串關乎一位偉大先知的故事，而是其文字背後的能力，使我感覺不一樣。發現新約聖經的作者都是猶太人，而耶穌也是猶太人。新約聖經應驗了舊約聖經的應許，是舊約的延續和終結。這樣，三年多斷斷續續的閱讀，加上一些重要的經歷，一種認知在我心中漸漸萌芽：耶穌不僅是個很棒的人，也是猶太人、彌賽亞和神的獨生子。祂就是逾越節的羊羔，為猶太人和外邦人贖罪。

從猶太教，我所學到的是以色列有三個層次的獻祭：個人獻祭，好像亞伯拉罕的獻祭；家庭獻祭，好像出埃及時宰殺羊羔；國民獻祭，好像大祭司於贖罪日（Yom Kippur）的獻祭。但再高一層次的獻祭——全人類，在哪兒呢？現在，我看到新約裡彌賽亞自我犧牲的獻祭——主耶穌基督。1967年，我跪下悔改，接受祂作我救贖主，經歷到神的愛與同在。

我繼續五年的內外科、神經科及精神病科的訓練。1972年開始兩年兵役，充任陸軍軍醫，專長治療精神病。那時，越戰仍熾熱，透過一連串的境遇，我晉升少校，得委任為美國陸軍醫院神經與精神治療科主管。我和醫院的院牧交好，告訴他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為我的罪而死，又從死裡復活。我們經常會面和團契，開始在基督的信仰裡成長。1974年越戰結束，意外地遇上一位牧師，他告訴我很多猶太人歸信耶穌是彌賽亞。在此之前，我還以為自己是世上唯一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我何等喜樂，認識許多猶太同胞弟兄姊妹，和我一同信靠基督！

猶太人對耶穌有許多根深蒂固的誤解，這些誤解是很複雜的，基於撒但利用耶穌聖名來迫害猶太人。但我發現，歷史中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被殺害的外邦基督徒遠多於猶太人！很多猶太人心中的疑問是：「我怎可能跟隨基督又是猶太人？」但真正的問題應當是：一個猶太人怎能拒絕猶太人救主耶穌？祂是道成肉身，與祂的同胞一樣，為他們而死。主耶穌對我們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祂為我們的罪付上贖價。



# 第六章

## 給讀者的話

猶太教十三條教義中有這樣的話：

「我全心全意的相信彌賽亞要來臨。祂或延遲，我仍每天等待祂。」

但你如何認出彌賽亞呢？傳統的猶太教說彌賽亞會成就三件事：

- 1) 為以色列取回領土。
- 2) 為以色列及世界帶來和平。
- 3) 在昔日聖殿原址重建聖殿。

這樣多的偽猶太彌賽亞出現了，好像Bar Kochba（公元135年）、David Alroy（1147）、Abraham Abulafia（1284）、Solomon Molko（1530）、Shabbetai Zvi（1665），和Jacob Frank（1726-1791），沒有一個符合上述猶太彌賽亞的條件。今天猶太人對彌賽亞的盼望要重新演繹，那豈足為怪。現在猶太教中很多人期望的不是一位個人的彌賽亞，而是世界和平的「彌賽亞年代」。

在機場迎接一位陌生訪客並不容易，人山人海，怎樣認出你要迎接的人呢？你需要的是一幅相片，或描述那人的資料。聖經清楚地提供了彌賽亞的圖像，這些詳細的描述，歷史中只有一位可以完全符合。持開放心態又願意仔細探索

的人，一定會認識祂。以下八個例子是關於彌賽亞，如照片般的預言，都是猶太先知和君王在耶穌降生之前數百年寫下的。

聖經預言中提及彌賽亞：

- 1) 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以賽亞說彌賽亞為童女所生。大衛的子孫耶穌應驗了這預言（太一23）。
- 2) 彌迦書五章二節：彌迦說彌賽亞要出生於伯利恆。耶穌的降生應驗了這預言（太二6）。
- 3) 但以理書九章廿六節：先知但以理說彌賽亞必在第二聖殿被毀前出現（時為公元70年）。在時間上耶穌的一生與此完全配合。
- 4) 詩篇廿二篇十六節：大衛王說彌賽亞的手腳要被捆扎。那時猶太人還未知有十字架刑罰。這卻應驗了——耶穌被釘十字架，雖然三次被羅馬總督彼拉多判定無罪（路廿三22）。
- 5) 先知撒迦利亞說彌賽亞將因三十塊銀子而被賣（亞十一12）。當猶大以此價錢出賣耶穌（太廿六15），這預言應驗了。
- 6) 以賽亞預言彌賽亞要被人厭棄，受傷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參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這些預言全都應驗在基督身上，如路加福音廿三章所說。
- 7) 以賽亞也預言彌賽亞被安排與惡人同理，最終卻被葬在一

個財主的墓穴裡（賽五十三9）。耶穌正是如此。士兵原本把祂和被釘十字架的兩個強盜一同埋葬，但埋葬前，有兩位顯赫的猶太人兼猶太公會成員，拉比尼哥底母和亞利馬太人約瑟，前來領了耶穌的身體，葬在財主的新墳墓裡（太廿七57-60；約十九38-42）。

- 8) 大衛王預言彌賽亞的身體必不見朽壞（詩十六10）。大衛知道彌賽亞必起來，坐在祂的寶座上，因此祂必復活。大衛的身體早已朽壞，所以這兒所指的，必定是大衛更偉大的子孫彌賽亞。耶穌從死裡復活，這節經文只能應驗在祂身上（徒二29-32）。

倘若你認為這八處預言奇妙得難以置信，可進一步探索舊約聖經，那裡有約三百處同樣的預言，全都應驗在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

耶穌應驗聖經中的預言是偶然的事嗎？只是一連串的巧合嗎？不可能的。這些預言鉅細靡遺得只能應驗在一個人身上，例如只有絕少數人出生於伯利恆，又被釘十字架，又活在公元70年前，又得安放在財主的墓穴裡。彼得·斯托納教授（Professor Peter Stoner）說：「假若有一人能活至現在而又應驗全部八個預言的機率是100,000,000,000,000之一」（Peter W. Stoner, *Science Speaks*, Chicago: Moody Press, 1969, p.109）。一個人能夠應驗了超過三百個極其詳盡的預言，他的機會是不可能的！巧合的概念絕不可行。

倘若福音書的作者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捏造或竄改事情真相，使之看起來像是耶穌應驗了所有預言？又或許耶穌讀了猶太聖經，策劃預言的應驗。這論據對某個預言或

許說得通，但對整體預言則無立足之地。你怎能安排自己的母親是誰，在那兒和在何時出生呢？你怎能安排你敵人的行動，例如在你死後，不打斷你雙腿呢？

若福音書是被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捏造的，他們怎會為所寫的而犧牲呢？千萬人曾經會為自己信以為真的事而死，但是從沒有人會為自知虛假的事而捨身，特別是他們只要承認編造故事，便有機會逃避死亡。耶穌的十二門徒因宣稱「耶穌從死裡復活」而受到嚴重迫害，其中十一位更為堅持傳揚此事而被殺害。倘若他們只是從墓裡偷去身體來捏造復活神話，他們只要坦承自己故意哄騙便可避免死亡。他們所做的毫無金錢報酬，而只有捨身殉道。

無論如何，偽造事件會立刻被當時曾見證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羅馬人和猶太人揭露。《他勒目》（Talmud）雖然藐視地提起耶穌，卻從沒有斷言說耶穌捏造了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耶穌若是彌賽亞呢？祂是神給人類問題的答案。人類最大的問題是罪，舊約聖經清楚陳述，我們都是罪人（賽五十三6；五十九2）。雖有律法、節期和猶太教所有耀眼的包裝，猶太人和外邦人實質無異——他們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偷竊、犯姦淫和說謊，對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同樣是罪。全都違反了神的十誡，在祂聖潔的律法面前都是罪人。我們的罪如何得贖呢？神的律法告訴我們：「血……為人的靈魂贖罪」（利十七11）。神要求獻祭贖罪。一位無罪、聖潔的代罪者的死，才能滿足神聖潔律法對我們罪之要求。

因此，彌賽亞要降臨。當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祂是為罪付贖價，擔當罪人應受的刑罰、死的刑罰。耶穌雖是無罪，卻自動請纓為我們的罪接受譴責，在十字架上取代罪人的位置。祂的血為我們贖罪。祂是逾越節羊羔和西乃山立約所有祭牲之完美典範。逾越節羊羔和西乃山立約祭牲永遠不能除掉罪。我們的善行和功德也不能救我們，但耶穌的一次獻上，為我們開了一條路回到神面前。按著定命，我們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這樣，耶穌在十架上一次獻上承擔了罪人的罪，他們便可在神眼中看為義。這是何等美妙的事實。

但我怎樣獲得耶穌的一次獻上所帶來的好處呢？你必須悔改（從你的罪轉回），靠著信心來到祂面前，接納祂作你的救主。若你看到自己的罪，和如何得罪了神，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吧。正如摩西在曠野舉起杆上的銅蛇（民廿一8），好醫治被蛇咬傷的以色列人——他們只要按照吩咐仰望銅蛇——憑著信心仰望在十架上的主耶穌基督，相信祂是神的兒子，祂愛你、為你而死，悔改的罪人便可以承受永生和從神而來的平安。

保羅這個法利賽人曾是偉大拉比迦瑪列（Rabbi Gamaliel）的門徒，在主後一世紀寫下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衆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十9-13）。你今日願意悔改，單單信靠主耶穌嗎？

以下是舊約聖經中關於救贖的九點教導摘要：

- 1) 神要求我們像祂一樣聖潔（利十九2）。
- 2) 我們都是罪人（傳七20）。

- 3) 我們因此與神隔絕（賽五十九2）。
- 4) 我們必須認真悔改，轉離自己的罪孽（賽五十五7）。
- 5) 我們的善功、努力不能救自己（賽六十四6）。
- 6) 只有血能贖罪（利十七11）。
- 7) 真正的贖罪從彌賽亞而來（賽五十三章）。
- 8) 認識彌賽亞為救主帶來赦免（賽四十三25；耶卅一31-34）。
- 9) 神賜聖靈給信徒，使他們能為祂活出新生命（結卅六26-27）。

本書參照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多次，這一章也是舊約聖經中最有力的彌賽亞經文，謹將全章記錄：

###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

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但是猶太教的拉比怎樣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呢？他們相信這一章實際上是指彌賽亞嗎？下面是四處引述個別猶太拉比怎樣評論這一章：

「彌賽亞——是什麼名字？拉比說：他的名字是痲瘋學者，好像經上說[賽五十三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他為痲瘋病人被神擊打苦待了。」  
(The Babylonian Talmud: Sanhedrin 98b)。

「我們記憶中的衆多拉比都同聲接納和確認這觀點，就是先知[以賽亞]正在講述那位彌賽亞王，而我們自己也依從這觀點。」(Commentary on Isaiah chapter 53 by Rabbi Moshe El-Sheik of Safed; a disciple of Joseph Caro, the author of the Shuchan Aruch. Commentaries on the Earlier Prophets)。

「同樣，以賽亞說，祂[彌賽亞]會出現，無父無母：

他在祂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賽五十三2）」  
（Maimonides 1135-1204）。

「聖者立刻開始與彌賽亞立約：『彌賽亞我的義者』  
他說『那些隱藏在你周圍的人之罪孽要使你背上很重的  
軛……』彌賽亞說『世界之主，我欣然接受，並會忍受這些  
懲罰……』彌賽亞接受了愛的鞭笞，如經上所記：祂被欺  
壓、在受苦[賽五十三7]」（Rabbi Moshe Ha-Darshan,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Midrash on Bereshit）。

盼望這本書裡的見證和聖經經文為你帶來極大的祝福，  
在彌賽亞耶穌身上找到真正的平安，祂愛你，二千年前為你  
而死。祂已從死裡復活，是活生生的救世主。你願意踏出信  
心的一步，相信主耶穌基督嗎？悔改並相信福音能夠塗抹你  
的過犯罪惡。

你若透過閱讀本書，相信彌賽亞耶穌是你的救主：

- 1) 感謝祂為你所做的，並問自己這個問題：「我現在能  
為他做什麼？」
- 2) 從心裡每日向祂禱告，讚美和感謝祂，祈求祂的祝  
福。
- 3) 開始研讀聖經。祈求神幫助你實際地把聖經應用到生  
活中。
- 4) 參與教會，認識基督徒朋友並定期與他們會面。
- 5) 告訴別人主耶穌為你做了什麼。



# 以色列福音差會

以色列福音差會是一個國際性福音派差會，不屬於任何教會宗派。本差會篤信聖經真理，向世界各地猶太民族傳揚基督福音。

## 成立經過

本差會的成立可追溯至1842年由Robert M'Cheyne和Andrew Bonar等蘇格蘭教會領袖成立的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Among the Jews。隨著差傳工作擴展，1976年與Barbican Mission to the Jews合併，成為「以色列福音差會」（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 工作範圍

以色列福音差會宣教士和同工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一起遵行神的旨意，同心事奉，為要「將兩下合而為一……造成一個新人。」（弗二14-15）

猶太人像華人一樣喜愛聚居，在一些大城市或區鎮裡，往往有猶太區，那裡有猶太會堂、商鋪、餐廳等。以色列福音差會印製福音單張，在街頭、市場、旺區等派發，也用於個人佈道。宣教士的工作包括街頭佈道、逐戶探訪、醫院佈道，和參加猶太人的學術講座等。他們又與猶太人查經，解釋真理。差會還透過舉辦公開聚會，邀請猶太基督徒分享見證，向猶太人傳福音。

猶太人宣教工作是困難的，因為長久以來猶太人都不願接受主耶穌為彌賽亞。他們常常遭受那些「掛名」基督徒的迫害（如十字軍、希特勒等的反猶太人運動〔Anti-Semitism〕），以致對福音產生了敵視和誤解。但我們深信神的應許信實、主耶穌的復活大能和衆信徒的禱告力量，可以積極地實踐對猶太人宣教。

自十九世紀成立專門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差會以來，便有很多猶太人歸主，除了使徒時代，從未有過如此多的猶太人歸信耶穌基督。今日，以色列國內的猶太基督徒在社會上均有極大影響力，在北美、南美、中東、歐洲、澳洲等地都有很多猶太人歸主。

## 工作目標

主耶穌基督命令我們：「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十八19）猶太人的得救在聖經中卻有重要位置：「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一16）。所以教會切實委身於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時，應該特別關注猶太人的得救。

## 差會工場

差會名稱中的「以色列」是指猶太民族，即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因此我們的工作是國際性的，工場包括以色列、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澳洲、紐西蘭等地。我們也與其他猶太人宣教差會密切聯繫和合作。

## 經濟來源

以色列福音差會的收入主要來自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奉獻，除了支持經常性支出外，也可指定支持某一位宣教士或事工項目，指定的奉獻便會全部用在所指定的宣教士或項目上。

## 香港分會簡介

香港分會於1990年成立，透過文字出版、製作展板、舉辦祈禱會、講座和公開聚會等事工，傳遞猶太宣教異象。為了更有效地服事教會，香港分會於2006年設立「CWI香港中心」，提供有關資訊，例如，介紹猶太文化及信仰、猶太宣教的聖經教導和猶太宣教現況等課題，鼓勵教會為猶太人禱告和差派宣教士向猶太人傳福音。藉著「CWI香港中心」的發展，我們推動各地華人教會積極參與猶太人的福音工作，關心及支持差會的事工。一直以來，均有不少來自各地，如國內和海外的信徒到訪「CWI香港中心」。

華人教會已差派了數位宣教士，在不同地方的猶太社群中宣教。惟願神在華人教會中繼續興起工人和代禱勇士，為猶太人的得救同心守望，引領他們歸主。



**CWL**  **以色列福音差會 (香港分會)**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電話：+852 6390 9787

電郵：info@cwichinese.org

網址：[www.cwichinese.org](http://www.cwichinese.org)  
[www.cwi.org.uk](http://www.cwi.org.uk)

 **CWI Chinese 以色列福音差會**



# 我的回應

本人期望進一步了解猶太人福音事工，收閱以色列福音差會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刊物：

中文通訊  電郵版  印刷版

英文通訊  電郵版

宣教士代禱信  電郵版  印刷版 \_\_\_\_\_  
(請註明宣教士姓名)

奉獻\$ \_\_\_\_\_ 支持猶太人福音事工

以下個人資料將會保密，只供本會記錄及郵寄之用

姓名Name \_\_\_\_\_ 牧師/先生/女士(中文)  
(Rev./Mr./Miss/Ms) \_\_\_\_\_ (English)

地址Address \_\_\_\_\_  
\_\_\_\_\_ (English)

電郵Email \_\_\_\_\_

電話Telephone \_\_\_\_\_

回郵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 彌賽亞

## 五位猶太人見證耶穌的動人故事

一位精神病科猶太醫生、一位成功猶太商人、  
一位世界知名猶太歌手和兩位顯赫猶太拉比，  
他們的故事有何共通點？

他們的故事從波蘭、紐約至倫敦，情節均是一  
條蜿蜒曲折的道路，引領他們得著生命最大的  
啟示 - 耶穌是彌賽亞。

我們知道彌賽亞是誰嗎？他是個真人嗎？  
這些都在這本書中揭示。



以色列福音差會

ISBN 978-988-17506-3-1



9 789881 175063 1

非賣品 · 自由奉獻